



• 人文楚雄丛书 •

驿
道
沧
桑

YIDAO CANGSANG

张方玉 著

楚雄州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 人文楚雄丛书 •

驿
道
沧
桑

张方玉 著

楚雄州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驿道沧桑 / 张方玉著; 楚雄州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编.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6. 5
(人文楚雄丛书)
ISBN 7-5367-3375-5

I. 驿... II. ①张... ②楚... III. ①驿站—简介—楚雄彝族自治州 ②古道—简介—楚雄彝族自治州
IV. ①F511.99②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0360 号

责任编辑	马 耘
责任校对	刀碧芬
装帧设计	岳 南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总 印 张	40
总 字 数	1100 千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
印 数	1~3 000 (套)
定 价	100.00 元 (共 5 本)
书 号	ISBN 7-5367-3375-5 / K·880



作者简介

张方玉（沂蒙）1933年10月生，原籍山东省淄博市张店人。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第二外国语学院。转业地方后曾从事公安、邮电工作，当过记者、干事、民族工作队长、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常委兼镇党委书记、楚雄市园林局长，楚雄市建委主任、党委书记、调研员。退休后主持开发楚雄紫溪山风景名胜区，深入千里彝山进行民族文化、地方史、佛教史、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调查研究。

主要著作有自传体小说《童年》、《逃难》、《学徒生涯》和《楚雄州旅游指南》、《紫溪山志》、《楚雄历代碑刻》、《水目山佛教考》，参编《水目山志》。



序

芮增瑞

一位古稀老人迈着坚实的脚步，从石块铺成的、上面布满马蹄坑印的古驿道上走过。他是一个访问每个关、铺的老人，考察每一座古老的建筑，浏览古驿道风光，为每一个考察的收获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跋山涉水，拓下古驿道上的每一方碑刻，记下村村寨寨的民情风俗，参考过数不清的地方志书，力求弄清驿道的历史、朝代的兴衰，为彝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份厚重的考察资料，为彝州的青少年提供一份绚丽多姿的乡土教材；他不顾年老多病，每日挥汗如雨，为追求每一条线索，废寝忘食，走遍每一个边僻荒远的村庄，摄下一个个有价值的镜头。

他就是部队转业干部，来自山东沂蒙革命老区的张方玉同志。

张方玉同志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年幼时家境渐趋衰微。他当过学徒，参过军。全国解放后，南下云南，当新闻记者，当公社党委书记，当建委主任，在红河州和楚雄州生活和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多民族的云南展开双臂欢迎这一位来自齐鲁大地的优秀儿女，彝族、哈尼族、苗族、回族以自己古老的文化接受这一位远方的干部，使他在完成每一项艰苦工作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知识。他爱上了云南的山山水水，在这片被诗人称为“美丽、神奇、丰富”的土地上安家立业，他亲身参与开发佛教名胜紫溪山，参与了滇中佛教源流的考察，参与了楚雄鹿城的城市建设。退休以后，仍然下决心以自己所学为彝州的发展殚心竭力，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我们祝福张方玉同志健康长寿，永葆革命青春。

张方玉同志曾经是一位记者，他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在从事滇中

佛教源流考察的同时，继完成采访和撰写《彝州古镇名村》之后，又投入了滇洱古驿道的考察。从云南省城昆明经楚雄、大理、保山至边境是一条古驿道，素有“迤西咽喉，省垣门户”之称的彝州首府鹿城，就是古道上的一座重镇。古道连接的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是省内开发较早、历史最悠久、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条大道联系的地区，历史上曾建立过滇国、南诏国、大理国、哀牢国。两千多年来，这条古道上，曾经发生过多少激动人心的重大事件；不知走过多少骚人墨客、征夫戍卒、谪官游人。古驿道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积淀，考察古驿道是认识云南、开发云南不可或缺的一项文化工程，张方玉同志从事的正是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古驿道的历史。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300年前后的战国时期，楚将庄蹻率军到达了滇池地区，建立了滇国，庄蹻和他的战士“变服从其俗”，融入了当地土著民族之中。于是，中原文化较大规模地进入多山之国的云南，与云南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滇文化。汉末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进入云南，中原文化再次成规模地进入了云南，民间广泛流传的传说故事，记下了这一文化的交流融合，充满着智慧与才华的诸葛亮成了中原文化的化身。南北朝时期，爨氏进入并统治了半个云南，留下了众多的文化交流融合的遗存。其后南诏大理国时期，南诏王阁罗凤派其子凤伽异率大军东进，消灭了曲州、靖州地区的爨氏政权，兼并了东爨乌蛮、西爨白蛮的广大地区，实现了云南的统一。凤伽异开发滇池地区，筑云南城、拓东城，兴修水利，发展交通，把云南城建成了南诏国的副都。大理国继承了南诏国对云南的统治，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国主段素兴执政时期，大兴宫殿，鄯阐（昆明）成为大理国繁荣的东都。所有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或多或少与滇洱古道的开发发生了关系。

元、明、清三代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元世祖忽必烈是先消灭了大理国政权，然后再消灭南宋的。元军渡过金沙江，沿丽江南下，攻

占了大理，然后大军东上，再攻占昆明，然后分兵尽取云南各地。元代在云南设站赤 78 处传递文书，传报军情，威楚府境内有马站 5 处，也是沿滇洱古道和中庆建都道设置的。元世祖忽必烈遴选回人赛典赤治滇，在云南建立了行省，境内设路、府、州、县，将云南的政治中心由大理迁到了昆明（中庆），滇洱古道进一步得到开发。明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云南实行“土流兼治”、“府卫参设”的体制，在省城设三司，分掌行政、司法、军事；在基层实行里甲制和关津制，严格控制人民群众的活动。里甲制要求里甲内居民“互相知保”，不得隐藏户口，不得任意流徙；关津制要求在“冲要去处”设巡检司，盘查行人。清代基本承袭了明代的体制，这就是滇洱古道上一些地名带有关、哨、驿、铺、塘、卡、站、赤这些名称的由来，这是历史的产物，民间所说“九关十八铺”就是古驿道重要地名的概括。

历史进入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华民族蒙受了一场空前的巨大灾难，日军侵占华北，侵占华中、华南，把罪恶的战火烧到了大西南。祖国各族人民奋起抵抗，修通了从昆明到畹町的滇缅公路，这一条交通大动脉，联通东南亚，成为大后方战略物资的重要补给线。这条公路基本上沿着古驿道修建，只在少数地方略有改动，从此汽车运输取代了旧驿道上以马帮为主的运输，滇洱驿道的命运从此无可挽回地改变了。驿道上从此不再响起赶马人的铙锣，驿道逐渐冷落，有的地方埋在荒烟蔓草之中，有的关、塘、铺、哨只留下了一个历史上的地名。

但这古驿道是历史的见证，它积淀了无比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是一部历史的教科书，对于认识我们的往昔，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像其他古代文化一样，它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去发掘、去抢救，使之古为今用。张方玉同志就是这样一位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人，他不是云南土生土长的干部，但他热爱滇中大地古老的文化，热爱古道上的一草一木，他不辞辛苦地跋涉在古道上，不辞辛苦地把考察所得的宝贵资料，写成一篇篇凝结汗与血的文字奉献给



读者，让我们长见识，明道理，鉴古知今。当我们读到当年老鸦关的18家马店，炼象关49家盐号那段文字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古驿道的繁荣，感受到了历史老人正向我们伸出慈祥的手，并为滇中大地繁荣富强的明天祝福。

2003年8月1日写于鹿城



前言

连接中国、印度、南亚次大陆以至欧洲几个世界文明发源地的古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形成。

这条古道，在中国境内它是由后来被称为“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组合而成。

灵关道：从蜀（今成都）南出发，经临邛（今邛崃）、青衣（今雅安）、笮都（今汉源）、邛都（今西昌），渡金沙江，经蜻蛉（今大姚、永仁）、弄栋（今姚安）、大小勃弄（今祥云县）、云南（今祥云云南驿）抵叶榆（今大理），再西行永昌道，即“博南古道”，经永昌（今保山）西行身毒（印度）。

五尺道：亦始于蜀（今成都）南，经犍道（今宜宾）渡金沙江抵朱提（今昭通），过夜郎西北（今贵州威宁）、味县（今曲靖）、滇池（今昆明）、连然（今安宁）、秦臧（今禄丰）、峨碌（今楚雄市鹿城）、镇南（今南华），在云南（今云南驿）与灵关道会合后再西行。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政治经济中心在姚州、洱海地区，北上入蜀多取灵关道（即姚髯道）。元代，云南省政治经济中心自洱海东移滇池中庆城（今昆明），另外开辟了中庆经利浪驿（今富民）、罗婺故地（武定）、环洲驿（今元谋）北上渡金沙江，经姜驿入会川，汇入灵关道的清溪关段至建都（今西昌），故称为“中庆建都道”。

古灵关道（姚髯道）自北而南渡金沙江至姚州西南行；五尺道（滇洱道）自东而西至威楚西行；中庆建都道自昆明西北行经武定、元谋，在龙街渡金沙江北上入川，这三条古道在今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形成了一个联通东西南北呈大三角形交通骨架，加上境内黑井、琅井、白井通往四面八方的盐运道；石羊（碌嘉）、黎州（牟定）铜运道和府、州、县际马道步道，构成了纵横南北东西错综复杂的交通



网。连接这些交通网的是城邑、集市、关隘、驿站、铺堡、塘卡、哨所和移民戍边的军屯、民屯、商屯、村社、集镇。因而，古驿道是重要的经济带，也是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长廊，绘就了一幅色彩斑斓、气象万千的绚丽画卷；也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历史地理、自然地理、民族文化地理百科全书。

这些历经千年沧桑的古道，如今已被现代化的铁路、公路所取代，渐渐地被冷落遗弃了。曾经辉煌千年的古道文化也随之历史地走向衰落，甚至消失泯灭。

历史，在必然地向前发展，且越来越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灿烂无比。但，祖先创造的文明，是今天文化的源头和根。

重走古丝绸之路，成了我多年的夙愿。

寻觅和探索是人生一大享受。

于是，在 21 世纪的 2002 年，当我步入人生 70 岁的时候，终于有了机会踏上被遗弃的古道。

寻觅什么呢？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只是沿着先人们的足迹走着，走着，一路上访问老人，考察遗迹，拓印碑刻，记录感兴趣的一切。每天都处于疲惫和兴奋之中。

2006 年春节于楚雄



目 录

序	芮增瑞 (1)
前 言	(5)
老 鸦 关	(1)
狮子口	(4)
迤西咽喉六井要道——炼象关	(8)
石门沧桑	(13)
恐龙文化之都——禄丰	(18)
南平关	(22)
响水关	(25)
舍资驿	(28)
勒马关	(31)
赵普关	(33)
九郡咽喉——广通	(35)
回蹬关	(39)
石洞铺	(41)
平山关	(43)
滇中重镇——楚雄市	(45)
罗武关	(50)
钱粮桥哨	(51)
吕合驿	(54)
石 鼓	(59)
白土城	(61)



大天城	(64)
寻觅雪里关	(66)
赵通事关	(70)
“九府通衢”镇南州	(72)
和子城	(75)
鸚鵡山摩崖石刻	(77)
水盘铺	(80)
镇南关	(82)
沙桥驿	(84)
苴力铺	(88)
英武关	(89)
天申堂铺	(91)
阿雄关	(94)
武侯何处渡泸水	(96)
大把关	(98)
永定镇	(100)
永仁云龙	(104)
老怀哨	(105)
渠桑驿	(107)
江头塘	(109)
藏傍馆——赵家店	(111)
瑞气三千金碧镇	(114)
大姚古塔	(117)
访“乐疆县”址	(121)
龙街行记	(122)
马西县城在大古衙	(127)
七街地方	(130)



古盐镇——石羊	(139)
盖水沟的古碑 揭开了尘封的石羊古代史	(145)
周·小卜将军墓	(147)
弄栋古城	(149)
诸葛垒	(151)
孟获寨	(154)
张虔陀城	(156)
光禄古镇	(160)
高甬映铜像、石刻、碑帖、铜钟	(167)
古道三关	(173)
惊见书法四绝	(177)
文峰塔	(181)
半块塔砖	(183)
“记得来”匾	(185)
李赞桥	(186)
弥兴高氏考	(188)
梦境元谋	(191)
界碑岭	(196)
古镇姜驿	(199)
元谋火焰山	(201)
日灿金沙龙街渡	(207)
建文帝三过虎嘯山	(213)
春访老城	(217)
世外桃源华竹	(222)
古盐都——黑井	(227)
古州南安——云龙镇	(237)
哀牢古城——磴嘉	(244)

附录一	楚雄州古驿道示意图	(249)
附录二	滇洱古驿道楚雄州境段示意图	(250)
附录三	滇洱古驿道禄丰县境段示意图	(251)
附录四	滇洱古驿道楚雄市境段示意图	(252)
附录五	滇洱古驿道南华县境段示意图	(253)
后 记		(254)



老 鸦 天

《康熙·禄丰县志》：老鸦关，建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在县东70里，即县辖三乡官族往来停宿处，有公署一所。《禄丰县交通志》：关中设巡检司，设流官巡检一员，弓兵14人防守。清时沿用，清末渐废。

安（宁）——楚（雄）高速公路上各种汽车似流星追月，驶向远方。古南方丝绸之路“滇洱道”，后来的滇西驿道，在进入楚雄州前的古道路基上，正好修筑了高速公路。

进入楚雄州境第一村，是禄丰县土官镇指挥营村委会的小铺子村。古时称“马店”，如今是个13户汉族人家的小村。高速公路紧沿村后，东去昆明，西行大理。

古驿道遗迹，从村口高速公路开口处开始，穿过村西头古马店与高速公路平行向西延伸。过白龙村约一里，高速公路留下了一个可行车走人的桥涵，对面是尹家冲，这边是一个停放微型汽车的小院。熙熙攘攘的人们正在分拣嫩绿的法国刀豆，码成整齐的堆堆，有人在分级收购。丰收农民喜悦的脸上沁着汗水。人们指着矮墙外一条宽约四米一眼望不到头的飘着稻香的条田说：这就是古时的滇西大马路，沿着这条大路走，从昆明到楚雄5天，到下关12天。如今乘汽车只消半天就到了。

这是一片与安宁禄脰相连的小坝子，时值盛夏，稻秧葱绿，烟叶泛着成熟的金黄，收获季节到了。

前面一里之遥，山脚箐口是个翠柏、竹林掩映的小村，叫小洼。古驿道从这里进入了逐步升高渐渐狭窄的深谷。从村头小桥过河，留着深深马蹄印的石板路淹没在草莱中，匆匆行进，惊起了一对山鸡。约行两公里登上了一个海拔2000米的垭口，这里就是著名的三家哨。



站在哨卡遗址西望，眼前豁然开朗，一个约千亩田的小坝子，轻风吹来稻谷的清香，靠山脚有条蜿蜒小河，高速公路把坝子分为两半。

老鸦关就在青龙山坳伸出的高阜上。从哨卡缓步下山，突然想起民国元老李根源先生咏老鸦关的诗：“青龙哨外千嶂树，草堡驿边万重山；日暮山中啼怪鸟，行行又上老鸦关。”步行古道临险关，又似乎找到了当年老先生诗中的感觉和意境。

老鸦关到了。古时周长约 1 600 米的土筑关城和 5 道栅门已不存在，只有部分残垣显示着昔日这座关城的规模，使人联想到当年曾有过的壮观和辉煌。

老鸦关现在是一个村子，村中有 126 户人家 584 人。古驿道自东而西穿过约 1 里半的长街，直到老鸦河边。河上架着一道长约 15 米的明代石拱桥，虽经 400 多年沧桑，仍行车马。这座关城街道两旁的建筑基本都是明清时代的，两头多为马店，当年曾有马店 18 家。关中部是巡检司衙署和饭店、商号。关的东南角有大片柏树林，传来读书声的地方是老鸦关小学，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里是古时接待过往官员的公署和弘嗣殿庙宇遗址。

应该承认，老鸦关历史地衰落了。

一位老人坐在街边靠着墙脚闭目养神，听到有人走过，忽地睁开了眼睛，疑惑的看了我这个穿摄影马夹，挂着相机的旅行者一眼，嘟



老鸦关石桥

嚷了几句，耸了一下肩膀，又闭上了眼睛。一位姓龙的老人抱着小孙子凑过来，打趣地说：“施老倌，怕是又梦见嘢嘢马蹄响，大队马帮进关来了。”老人睁开眼玩笑地说：“你不想？整日抱着娃娃两头望！”

我们推开叫“过街楼”的一家高大的四合院，石铺的天井，石缸盛满了清水，临街檐下挂着一只巨大的打谷子用的海簸。77岁的汪汉清老人热情地请我们家中坐。他说，已有五十多年没有马帮过了。他们家是老鸦关18家马店之一，算小的一家，可以住6把马。什么叫“把”？古时赶马，1人赶5匹，5匹为1把，6把就是30匹马。楼上住人，楼下及后院是马棚，日子很红火。问他现在生活靠哪样？靠榜田。除老俩口外，两个儿子都成了家，4个孙子孙女，一家10口人耕种着12工合4亩8分田，种刀豆、烤烟和稻谷，开了间碾米磨面的加工作坊。

老人说，日子还过得去。这话不假，如今老鸦关人全部务农，2001年，人均有粮506公斤，人均收入1611元。基本摆脱了贫困，但也算不上富裕。

看得出，老鸦关人普遍地感到无奈，都在企盼着什么。

我一个远方的游人，真想再听到丁东马铃响和拥挤住店的嘈杂声。夜深时分，我们离开了这座曾兴旺过、繁忙过的古关。汽车急驶，加入了流星追逐光亮闪闪的车流。

时代在前进，赶马帮走驿道已在半个世纪前历史地结束了。



今日老鸦关

2002年7月24日于鹿城